

主·題·演·說



重新估定佛學的價值

星雲大師
佛光山開山宗長

各位教授、各位嘉賓，大家好！我今天要和各位研究的問題是——重新估定佛學的價值。

我先做個自我介紹。我出生在中國江蘇揚州一個窮苦的家庭，沒有進過學校念書，但並不表示我沒有讀書，寺廟裡還是如同學校一般，可以養成一個人的性格。

「男女平等」與「僧信平等」

我今年八十七歲，七十五年前在南京棲霞山出家做和尚，六十四年前來到台灣，四十六年前開始建設佛光山。對於傳統的佛教，我常有一些不一樣的想法。比方說，佛法講「四姓出家，同為釋氏」，過去印度的佛教倡導「四姓平等」，這是佛陀的思想，但是後來在各地傳播的佛教，卻全都違反了佛陀平等的胸懷，其中最嚴重的就是男女不平等；到現在，中國大陸的比丘尼、優婆夷在佛門裡仍幾乎沒有什麼地位。不過在我看來，在所有出錢做功德，把寺廟建設起來的人當中，以優婆夷最發心，尤其很多優秀的比丘尼更是為佛門做出種種貢獻。而這許多人事在佛教史上卻很少記載。如今，這一種不平等的觀念還在繼續，仍有人極力以佛教的「八敬法」來維護佛教比丘、男眾的權力與地位。

我記得，過去有一個退役的空軍人士，後來出了家。當年他無法養育五個小孩，就把他們交給我興辦的孤兒院收養。在他出家後，有一次上山來探視兒女，跟我抗議說，佛光山的比丘尼，像慈惠法師、慈容法師等等看到他



都不頂禮、不禮拜，實在犯了大不敬。

當時我心裡想，你真是不知慚愧！才出家幾天，就要人家向你禮拜？論這許多長老比丘尼的成就、在佛門裡的貢獻，要他們向你禮拜，怎麼拜得下去啊？何況佛教的禮拜、恭敬是發於自心的，並不是一味要人家來尊重我們！

在佛陀紀念館裡供奉有所謂的「十八羅漢」，其中三尊是比丘尼羅漢。據我了解，在佛陀最初的教團裡，光是跟隨佛陀學習的比丘尼就有很多人，何止百位，並且各個都是大阿羅漢。

再說男眾的優越感，在早期的佛光山也非常濃厚。比方有時候信徒供養我們一箱蘋果，我就問：「這麼多的蘋果給哪一些人去吃啊？」總有一個男眾會說：「應該給我們男眾吃！」我心裡就想：「為什麼應該給男眾吃？」

我建了一棟新的房子，在會議中詢問大家：「這棟房子建好了，哪個單位需要，可以先搬進去住啊？」就有男眾說：「這應該先給我們男眾住！」為什麼應該先給男眾住？我也不懂這個道理。

我自己是一個男眾，覺得很慚愧，在佛門裡，我所到過的男眾道場或者女眾道場，拿環境的清潔來說，走到男眾的道場一看都比較骯髒，女眾的道場都比較整潔；到了男眾的道場，待客都沒有什麼程序、禮貌，女眾的道場都比較一板一眼。所以，我在想，比丘尼為佛教頂住了半邊天，為什麼在佛教的歷史上，他們卻通通都沒有地位呢？

當初我們的殿堂才建好，每到上殿時間，一些男眾就把女眾叫到後面去排隊，所有的男眾則都排在前面。其實，平等並不困難，不必分前後，把東單作為男眾、西單作為女眾，兩序大眾不就平等了嗎？

還有，過去只有出家人可以講說佛法、弘揚佛法，在家人不行，一旦在家人說法，就會有人說：「白衣上座，佛法末法來臨了！」大家都很排斥在家眾。在我覺得，弘揚佛法，人人有責。所以，當我成立佛光會的時候，為了讓在家眾做傳教師，我設立布教師制度，其中，所謂「檀講師」制度，「檀」就是在家信徒，分有：檀講師一級、檀講師二級、檀講師三級。「弘講師」則是出家眾，有弘講師一級、弘講師二級、弘講師三級。實踐以來，現在全世界已經有四、五百個檀講師，他們不但沒有敗壞佛教，更是助佛宣揚，讓佛教得以光大。

除了檀講師之外，我又讓在家信徒參與佛教裡很多的弘法事業，當中許多出家人做不到的，在家人都做到了。像到電台裡廣播、到監獄裡弘法、到政府裡說道，有時候就可以用在家眾；由在家眾幫忙推展佛教，更容易普遍。

佛教辛辛苦苦地辦教育，培養人才，幾個佛學院一年下來也才培養了幾個人，可是社會上多少的佛教徒都是學有所成，像各位教授們，假如說佛教裡有一些辦法、有一些資源、有一些需要，都與你們聯繫，由你們在各處弘揚佛法，必然會增加佛教很大的力量！

中國有「四大名山」，南海普陀山觀世音菩薩、四川峨眉山普賢菩薩、山西五台山文殊菩薩，這三位菩薩都是在家菩薩，只有安徽九華山的地藏王菩薩才是出家眾。可見得，今日的佛教需要靠在家菩薩來宣揚。

佛教裡有一部《維摩經》，好的不得了，文學、哲學意味深長，卻很少有出家人去講說這本經，為什麼？因為這是居士的經。事實上，為什麼佛教要把它分割成兩段呢？過去佛教不是講在家、出家平等嗎？所以，平等不只是講事理平等，還要從現實上，如：僧信平等、男女平等去提倡，積極地提



升佛教所需要的，讓大家在平等的地位裡共同宣揚佛法。

尤其無論是男眾道場或是女眾道場，難免會有許多信徒香客回到寺廟，甚至想在寺中住上一宿，體驗一下寺廟的生活。但是往往人家是一對夫妻，一進到寺廟，寺廟的人就趕緊把丈夫引領到東邊，讓妻子住到西邊，好像夫妻在一起是很罪惡似的。我對於這種現象也很訝異，佛陀當初承認佛教有「四眾弟子」，在家的優婆塞、優婆夷可以有夫妻關係；在中國社會裡，這也是一種正常的倫理關係，為什麼現在我們見到人家夫妻就要把他們拆散，才算是修道呢？

所以，後來佛光山在僧寮之外建設的廂房、朝山會館，只要是夫妻來，我們就會讓他們住在一起。

剛才講的這許多話，在大家聽來已經不是一回什麼事，可是在數十年前要落實的時候，的確是相當困難。

「生老病死」與「老病死生」

現在佛教的傳教，一直說要保持過去的傳統，總認為傳統就是必然的規定。拿一般佛教常說的苦、空、無常來說，在我出家之後，佛教到處一片聲音：「苦啊、苦啊！人生是苦，世間是苦海啊！」我的童年也是一樣，師父都叫我：「趕快念佛，要往生西方極樂世界呀！這個世界是苦海啊！」

可是我並不這麼認為，這個世界不是苦海，它也是樂園，為什麼佛教都在倡導苦呢？難道苦才能度眾，快樂不能接引眾生嗎？因此，我覺得，佛教除了不必像傳統一樣倡導苦，假如能倡導禪悅法喜，一樣能讓人歡喜進入佛門。

現在的佛教，像各位來到佛光山，不曉得有沒有體會到這裡的一個特

色？我不希望我們的道場出產苦，要出產喜悅；到處都有歡喜，人生不是更美妙嗎？所以，過去佛教把生、老、病、死，稱作人生「四大苦患」，我覺得這樣不好，可以重新估定它的價值，不要說「生、老、病、死」，改叫做「老、病、死、生」。大家不要以為這只是一個字的前後差別而已，在意義上的差距是很遙遠的。

人的一生，若說生、老、病、死，聽來是死了以後就沒有了，假如改作老、病、死、生，死了以後再生，就有未來、就有希望，那是多美好啊！所以，我們倡導「人間佛教」，為了要把佛教弘揚出去，只有根據根本佛法，再給予重新估定眾生需要的說法。

「四大皆空」與「四大皆有」

在佛教裡，除了一片談苦之風外，也經常有人說：「空啊、空啊！四大皆空啊！人間一切皆空啊！」什麼都是空的，那還有什麼價值呢？就例如有的人看到在家人結婚，就說：「唉呀！人生是苦，人生是空，夫妻不是冤家不聚頭！」看到人家生兒育女，就說：「唉呀！兒女都是討債鬼！」聽到人家想要賺錢過好生活，又說：「唉呀！黃金是毒蛇！」論今天的社會，如果佛教老是認為夫妻是冤家、兒女是討債鬼、金錢是毒蛇，那麼他們在這個世界上還有什麼生活的意義呢？為什麼他們要跑到佛教裡來受這樣的傷害呢？

所以，現在我和信徒們講話，經常都說：佛教不苦，是喜悅的；佛教不空，一切都是講究因緣現有的。

其實，佛教所謂「空」，就是「有」，如果不空，就沒有了。例如：沒有空間，我們在哪裡集會呢？茶杯不空，要把水裝到哪裡呢？口袋不空，錢要放到哪裡去呢？人的鼻孔、口腔、腸胃不空，怎麼能活下去呢？所以，不要用「空」來恐嚇社會人士。



偶爾社會人士見到我們，也會嘲笑說：「哎喲！你們出家信佛，四大皆空啊！」因此，對於佛教的「四大皆空」、「五蘊非有」，我特別做了一首對聯來挽救這種差別說法。所謂「四大皆空示現有」，說明世間是用「空」來建設「有」的，沒有了地、水、火、風「四大」，又怎麼能成就這個地球的空間呢？「五蘊和合亦非真」，「五蘊」指的是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，也就是「我」的代名詞。因為五蘊積聚而成為「我」，「我」是會有變化的，所以這個「我」就不是真實的本體，這個五蘊和合的身體就不是真的了。

在我個人出家的生活裡，體會到一種「以空為樂」的妙趣，即所謂「空生妙樂」。縱觀現在社會上的人，為了一寸土、一坪地打官司，告到法院裡去，就是要爭取空間。實在說，人是很矛盾的，既要享受「空」，卻又不肯承認「空」對他的好處。我想，佛陀當初發現的這個宇宙真理「空」，是在教示我們「空」中有很多的快樂。

無常才有希望

說到無常，一般社會人士總覺得佛教到處講無常，很令人害怕，能不聽道是最好。事實上，為什麼佛教不向大家說明無常對人世間有很大的利益呢？例如：我很窮，沒有關係，人生無常，只要肯精進、勤勞，就可以改變窮苦，進而發財。我很笨，沒有關係，笨也是無常，只要肯用功讀書，就會逐漸聰明起來。無常給人間帶來許多希望、未來，為什麼我們不把這麼好的佛法道理，讓世間的人士了解、享受呢？

也因為有這許多理論上的問題，讓我覺得有必要回復佛陀的原意，便不妨說個「人間佛教」了。

偉大的佛陀對人世間的貢獻是很大的，佛教裡所謂「三藏十二部」，很多的修持法門都包含在其中，尤其每一種法門都在於示教利喜，給眾生利

益、給眾生歡喜。

皈依三寶是民主，受持五戒是自由

再舉例說，現在的人，你要是鼓勵他皈依三寶、受持五戒，他會感到很畏懼：「為什麼我們要信仰三寶？那會有很多約束啊！受持五戒之後，這樣不能、那樣不能，不是很束縛、很痛苦嗎？」但據我所了解的皈依三寶、受持五戒，與一般所謂的束縛、壓力是不一樣的。

例如受持五戒，戒是自由的意思，你受戒，就能自由；你不守戒，犯了法，被關進牢獄裡，也就不自由了。

事實上，五戒就只是一條戒——不侵犯別人。比方不殺生，是不侵犯他人的生命，是尊重生命的自由；不偷盜，是不侵犯他人的財產，是尊重別人財產的自由；不邪淫，是不侵犯他人的身體、名節，是保障別人身體、名節的自由；不妄語，是不侵犯他人的名譽信用，是尊重別人名譽信用的自由；不吃酒，擴大來說就是不吸毒。毒品有害身心，不吸毒就能節省我們的金錢，增加我們的健康，使家人、朋友都很歡喜快樂。

在宗教裡，對人能有這樣尊重的，恐怕就只有佛教了。不過，過去佛教光是從消極的不殺生，不可以怎麼樣來談戒，確實讓很多人感到束縛。所以，何不把它改成積極一點的說法，比方不殺生而護生、不偷盜而喜捨、不邪淫而尊重、不妄語而誠信、不吸毒而吃得健康，讓任何人都歡喜受戒，知道戒對他有很大的保護作用呢？

至於皈依三寶。所謂「三寶」，就是佛、法、僧。其實，皈念佛，佛需要你皈依他嗎？釋迦牟尼佛成道時講的第一句話是：「大地眾生皆有佛性。」也就是說，人人都跟佛一樣，可以做佛。所以「皈念佛」就是皈依自



己、找到自己，發覺到自己心裡的寶藏，發覺到自己本有的佛性，「喔！原來我可以做佛！」

皈依法，「法」就是佛法，戒律是佛法，道理是佛法，慈悲是佛法，忍耐也是佛法。你能依法，那麼有佛法就有辦法。

皈依僧，就是找一個老師，找一個佛教的團隊做大善知識。甚至佛教的老師並不是指哪一個人，而是要以佛為師、以大善知識為師。

西方人以講自由民主為優勢，「我們西方自由！」「我們西方民主！」其實我們東方，乃至中國的佛教，更是自由、更是民主！因為「皈依佛」，人人是佛；「皈依佛」，我就是佛了。

經常有人問：「皈依佛有什麼好處？」如果你敢承認「我是佛」，過去有吃香菸習慣的，想到：「佛有吃香菸嗎？」沒有！你就不吃菸了。「佛有喝酒嗎？」沒有！你就不喝了。「佛有打人嗎？」不會！你就不敢打人了。那麼你也就是佛了！那還會沒有好處嗎？

所以，皈依三寶是很民主的。在西方，信仰上帝的人會說「人人都可以做上帝」嗎？他不敢！永遠都是子民。但佛門不至於如此。因此，我們東方的民主是超越西方的。

當今的世界，一般人都說沒有什麼東西比自由民主更寶貴。其實，早在二千多年前，佛陀就已經告訴我們自由民主的真義——自己即刻就能自由民主，自己就能執行自由民主。所以，現今的人類為了自由民主，總說要革命、要怎樣，佛陀不然，他告訴我們不要向別人革命，要向自己革命！甚至過去佛陀在印度便致力於打破四姓階級制度，倡導自由民主。因此，時至今日，我們是應該尊奉佛陀為真正自由民主的導師了。

各有各的因果

當初，釋迦牟尼佛在印度遊走四城門，看盡人生的生老病死、動物的弱肉強食、階級制度的不平等，因而致力於打破人世間的不平等。

其實，每一個眾生都是佛，不過仍有業力的不同。業力沒有消除，就等於一般人所說，會有「因果報應」。就像有人說：「我做善事，為何不幸的事情卻一直降臨在我的身上？那個壞人花天酒地、為非作歹，老天怎麼都沒有找到他？沒有因果報應。」不見得！我認為這就是因果報應。雖然你行善做好事，不過你在銀行裡積欠的存款，卻不能不還；不能因為你是好人，就不還債。他是壞人，得以享受富貴榮華，那是因為他在銀行有存款；他的錢沒有用完，你又有什麼辦法？銀行不能說不准你用錢了！它有這樣的因緣關係，不是從表面上看的。

我記得在台灣曾經有一個事例，為了獎助青年發展事業，台灣政府提供三百萬元給青年作為創業基金。三百萬元，對於草創事業還是不夠，青年人必然要再想方法張羅。張羅的方法很多，有一個年輕人就去拜求王爺：「王爺，保佑我發財！」拜過以後，他就上班去了。

這個年輕人騎的摩托車是「野狼」150c.c.，因為速度太快，不小心撞上了一座橋梁，車毀人亡。正當做父親的傷心欲絕之際，心裡頭很不服氣：「我的兒子不去求你這個王爺，就沒有事了；你看，求你這個王爺之後，你不但不保佑他，還讓他喪生失命，求你這個王爺有什麼用呢？我要把你打倒！洩洩心頭的氣憤。」

正當父親要去打王爺的時候，廟祝的一席話還是有一點道理的。他說：「老先生，你不必怪王爺啦！王爺也是想救你兒子的，只是你兒子騎的摩托車是『野狼』150c.c.，速度好快呀！王爺騎的是白馬，他在後面追趕，速度



不及摩托車啊！最後當然『碰隆！』你的兒子就死了。」

這一個笑話，意思是說，快有快的因果。就如同運動想要發財，這是錯亂因果；念佛希望身體好，這也是錯亂因果。你要想身體好，就應該運動、補充營養；你要想發財，就必須將本求利，規規矩矩做生意。凡事都有它的因果，所謂道德有道德的因果，生活有生活的因果，健康有健康的因果，一切各有因果。

自利利他的六波羅蜜

所謂「人間佛教」，就是佛說的、人要的、善美的、淨化的。

過去有一位大德居士偷偷地在我耳邊說：「星雲大師，你的佛光山都是從『給』建設起來的。」我聽了，最初不懂他的意思，後來才慢慢悟到，不錯！佛教就是講「給」的。你看！菩薩的六波羅蜜，第一就是布施，布施就是「給」。

我們提倡「給人信心、給人歡喜、給人希望、給人方便」，可是現在的人都不歡喜給人，都是給人煩惱、給人傷心、給人難堪、給人不方便，那也就不是奉行人間佛教了。

說到「六波羅蜜」，第一是布施。布施究竟是給人，還是給自己？看起來是給人，實際上是給自己。就例如，你不種田，田地裡怎麼會有收成呢？所以，人家是我們的福田，我們就要懂得「給」。

持戒是束縛還是自由呢？當然是自由。你不持戒，犯法坐牢，就失去自由了。

忍辱是吃虧還是討便宜呢？一般說忍辱是吃虧，因為我對抗不過他。其實，忍者才是有力量的，忍者才是討便宜的，認錯的人才有美德。

精進就不用說了，什麼成果都要從努力、辛苦中得來，天上不會掉下來的。所以，自己要做自己的貴人，自己可以創造自己的世界。

禪定，更是現代大家精神安定的力量，有助於智慧的提升、了解生命的奧妙。禪是中國的寶貝，是每一個人心裡的寶藏。比金、銀、銅、鐵還要寶貴的寶藏在心中，你要會開採！

當然還要有般若。般若是比智慧更高層次的，能度人的愚痴。

總括「六波羅蜜」的真義，菩薩道是為人的，而實際上也是為自己。

人間佛教是未來佛教的光明

為了佛教的這許多問題，我經常在思索如何讓佛教的未來可以法輪常轉、佛日增輝。但是坦白說，我對於佛教的未來是比較悲觀的，因為佛教重視「覺悟」，但是現在的佛教徒沒有覺悟，總是在愚昧、懵懂中執著、固守己見；如此違背了佛意，佛法自是難以推動了。又像現在的佛教，不重視戒律、沒有制度、不受教育、不能互相和諧、團結，沒有以信仰做中心，怎麼會有未來呢？

不過，我們南華大學、佛光大學的幾位校長，以及佛光山的許多法師們，就是有感於佛教的未來需要努力的地方很多，因此，凡事鞠躬盡瘁，大家都是做一日和尚，撞一日鐘。所謂「春蠶至死絲方盡，蠟炬成灰淚始乾」，我們總要把現在做得更完美，看看能不能讓未來好一點。

過去佛教人士批評我星雲不懂佛法。確實是的，我從來沒有想把佛教用很玄妙的、很奧祕的方法講給人聽。就像社會上經常有這麼一個現象，一個信徒問另外一個信徒：「你到哪裡去呀？」

「我要去聽某某法師講經。」



「講得好不好啊？」

「好極了！」

「怎麼好法？」

「聽不懂耶！」

佛教以這種「聽不懂」為妙為高的情況，真是讓我匪夷所思。佛法應該是要給人懂的，就是一句「阿彌陀佛」，不也有所謂「三根普被」，上根、中根、下根之人的各種體會嗎？

慈惠法師一再告訴我，各位專家、學者、教授如何了得，我自覺很慚愧，說不出一個深奧的道理來請教你們，只能略舉幾個例子向各位告白。

為什麼我要倡導「人間佛教」？因為它是佛教的光明，是人生幸福安樂的指南。我有重新估定佛教價值的心意，但是各位是專家，在佛法的研究上也都各有所得，我想還是有很多問題應該要請教你們。大家難得在佛光山佛陀紀念館見面，總是緣份，是不是有機會互相談話？

謝大寧教授主持語

非常感謝大師這番語重心長的開示，誠如大師所說的，我有一個簡單的體會，就是：站在人間，給人歡喜；我覺得這就是大師創建所有佛光山功業的一個基本精神。那麼，底下的時間就開放給今天在座的各位貴賓提問。

鄧子美教授提問

聽了大師的開示，收穫很多。實際上，大師是講了人間佛教的要素：變不平等為平等；轉換苦為喜悅；轉換空為有；通過無常，人生的命運也可以改變。

那麼說到戒與自由，和西方的「沒有法律，就沒有自由」，和孔子說的「隨心所欲，不逾矩」是完全相通的。所以，總的來講，大師的人間佛教思想就是根據佛法的根本，而重新採用現代公眾容易接受的說法及手法。這是我的一個體會。

我研究的是人間佛教這一塊。在台灣，有人提出「新漢傳佛教」；在大陸，則是進入「後趙樸初時代」。它們的共同點是什麼？就是人間佛教的提倡無形中在淡化，只有大師仍然繼續地在弘揚人間佛教。那麼請教大師，在大陸要實踐人間佛教，繼續大力提倡人間佛教的最大困難在哪裡？我們在大陸，應該從哪個地方做起？謝謝大師。

星雲大師答詞

佛教思想與社會主義有相通之處

中國大陸未來必定要走人間佛教的路線。佛教在中國的歷史上，也有過幾度的變遷和適應，尤其到了現在這個階段，寺廟還要收門票，把寺廟當為景點，這種商業行為，並不是宗教的長久之道。

其實，佛陀建立僧團的「六和」思想，與大陸共產黨的社會主義是有相通之處的。比如「六和」當中的第一條「戒和同遵」，就是法制的平等。大陸人口那麼多，今後一定要有法制的平等。

第二條叫做「見和同解」，就是思想的統一。大陸人口眾多，意見不能太複雜，所以要促進思想的統一。

第三條叫做「利和同均」，就是經濟的均衡。現在社會貧富不均的現象，必定不能再長久下去，要有所改善。

其他如：「身和同住」，是相處的和樂；「口和無諍」，是語言的和



諧；「意和同悅」，是心意的歡喜，我想都是現在中國大陸需要的社會長治久安的條件。

佛教這麼好的道理，怎麼能不要呢？鄧老師，你有見解、有學問，大家一起努力、加油，為中國的人間佛教承先啟後，促進和諧社會，圓成我們的「中國夢」！

程恭讓教授提問

聽了大師的開示非常受到啟發。我在聆聽的時候，一直在想一個問題，大師今天開示的重心是「重新估定佛教的价值」，在「估定佛教的价值」以後，大師又為我們得出一個很合理的結論，就是當代應該要弘揚人間佛教，才是回到佛陀的本懷。

大家都知道，大師是漢傳佛教出身的，是從禪宗法脈裡走出來的。近代以來，中國人都有一點自卑感，覺得自己事事不如洋人。佛教好像也出現一樣的問題，漢傳佛教很沒有自信，總覺得我們漢傳佛教沒有藏傳佛教好、沒有南傳佛教好，或者大陸的佛教沒有台灣的好。能不能請大師重新估定一下傳統的漢傳佛教究竟有哪些價值？

星雲大師答詞

漢傳佛教在今後世界的佛教裡舉足輕重

若論佛教的文化、歷史，當然是以漢傳佛教最為豐富。在這麼長遠的歷史中，佛教道理的普及，例如「因果報應」、「業力」的思想等等，在中國的社會裡可以說是婦孺皆知，都能奉行。所以，漢傳佛教在今後世界的佛教裡，必定還是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的。現在就是說，學術界不要只是研究理論，還要實踐佛教的慈悲、和諧、戒律、禪定，增加人民的幸福和樂；如此

一來，人間佛教也就容易推動了。

不客氣說，各位學者要真正幫佛教的忙，不要只是在佛教的道理上論來論去，最後讓它變成了一個是非，變成了一個學術，完全脫離了信仰的軌道。佛教的道理不在比較，不在誰好誰不好，深淺都是個人的體驗，所謂如「三鳥飛空」，空無遠近，跡有遠近；如「三獸渡河」，水無深淺，但踩踏的水跡有深淺。

過去程老師為了《法藏文庫》的出版，提供了很多學術論文。實在說，我心裡是容許什麼都存在的，因為這是這一個時代的產物，我不可以抹煞它們。但是除了這許多學術研究上個人的見解以外，我們如何來統一信仰，發揮信仰的力量，也是很重要。《華嚴經》說：「信為道源功德母。」信仰還是很重要的。因此，佛教裡，以後所有的講話、文章，如果都能以信仰為本，我想佛教的前途還是有希望的。

廣瀨良文提問

大師，我想藉著這一次機會感謝大會提供這麼好的服務。想請問大師的是：無論佛教研究學者或者是佛教的信徒，都努力地在追求真理，那麼年輕的佛教學者有他的思考方式，壯年的佛教學者有他的思考方式，老年的佛教學者也有他的思考方式，每個人在追求真理的過程中都會遇到不同的課題，而且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人生，在人生的流程之中，雖然人人都會因時間改變而有所變化，但是大家都盡其所能地活著。請問大師，大師也曾年輕過，年輕到現在，改變的部分為何？未曾改變的部分為何？

星雲大師答詞

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鐘



我今年八十七歲，下面就以十年為一個階段，來說明我的人生。

第一個十年，從出生到十歲，是成長時期。

第二個十年，從十歲到二十歲，是學習時期，這個時候都在寺院裡接受叢林教育。

第三個十年，從二十歲到三十歲，是參學時期。我在青少年的時候，對於各寺廟的諸方大德，如禪宗、淨土宗、法相宗或者天台宗等許多門派的諸位大師，都曾前去向他們請教、拜訪。但是佛法高深，並不容易入門。

第四個十年，從三十歲到四十歲，是文學時期。我個人歡喜舞文弄墨，寫寫文章，但都不是寫得什麼高深的佛法，只能在文學上表現一番。所以，四十歲以前，人家都說我在佛門裡並沒有歷史的地位。

第五個十年，從四十歲到五十歲，是歷史時期。為了為佛教開創歷史，我開始建設佛光山，興辦教育。

到了五十歲，自覺仍有所不足，應該要有哲學思想。所以第六個十年，五十歲到六十歲，就進入了哲學時期。這個時候的佛光山，召開了很多次各種各類的學術會議，例如顯密佛學會議等等。

第七個十年，六十歲到七十歲，是倫理時期。這時候，跟隨我的一些青年男眾、女眾，比丘、比丘尼逐漸多了起來，我才感覺到光是做學問還不夠，應該要把自己投身到愛護他們的父母。因為他們的父母對於剛從大學畢業的子女來到佛門，總覺得不甘願，所以我一定要努力促進他們的倫理關係，讓父母以子女出家為榮耀。因此，在興辦很多的佛教事業之外，也和家長們做很多的來往、聯誼。

七十歲以後，我感受到光只有世間法的知識還是不夠的，應該回歸到佛

學上。所以，七十歲以後就是佛學時期了。

我對於自己在佛法裡有什麼成就、有多少悟道，實在不敢說。不過有一點可以向大家報告，三十年前，我都是向佛菩薩求聰明、求智慧、求保佑；三十歲以後，自覺這太過幼稚、沒出息，怎麼天天都向佛陀要這個、要那個？應該把胸量擴大一點，為父母、師長、信徒、國家社會，祈求國泰民安、一切幸福美滿。

到了六、七十歲以後，又覺得天天都是我的父母、我的師長、我的信徒、我的國家，還是太自私，不應該要求佛陀為我們做什麼，自己就能擔當。因此，當面臨所有的苦難時，我都是說：「慈悲偉大的佛陀，您過去弘法度眾生的苦難就讓我來擔當吧！您看我有條件做您的弟子嗎？」現在我只有本諸這一點點願望，非常歡喜快樂地做一日和尚，撞一日鐘。謝謝你的詢問，我報告如上。

蔡淑慧小姐提問

首先要謝謝星雲大師、謝謝佛光山，還有所有的老師、教授及各位法師。在我撰寫博士論文期間，我從《法藏文庫》裡學到了很多的知識。我讀星雲大師的文字，他說女性必須自我教育，要了解自己、提升自己，因此我就發了一個願，把佛陀時代八名女性的敘事文本，從漢譯佛典裡做了三生文本。

八名女性當中，有三位坐在我們佛陀紀念館前面，就是大愛道比丘尼、妙賢比丘尼以及蓮花色比丘尼。另外五名，我寫的是在家居士，有末利夫人、勝鬘夫人、韋提希夫人，還有毘舍佉優婆夷；毘舍佉優婆夷是大師所講的布施第一的女性，當年她也做了很多現在我們佛光山護法女性做的很多事情，可以說現在許多女性護法都是追隨著她的腳步。



當時我在寫這八名女性的時候，確實非常高興佛陀紀念館有三位羅漢是我筆下的人物。可是自己仍有一點小小的疑問，今天要請教大師，耶輸陀羅比丘尼當時沒有被挑入的原因在哪裡？

另外，大師剛才問大家到這裡有什麼喜悅的心情，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，不知道大家在經過大殿的時候，有沒有看到水塘邊上的一個小小房子裡，住了一隻小小的、黑色的小鳥，牠會說：「你好！」接著會說：「阿彌陀佛！」明天早上大家可以去跟牠聊聊天，但是牠只肯講兩次話，我在那邊煩牠，請牠再說一次，牠轉過頭就不理我了。我要謝謝大眾給我這個機會在這裡成長，謝謝大師，謝謝您回答我的問題。謝謝！

星雲大師答詞

在羅漢塑像裡增加三位女性略示公平

你的論述，我聽了很高興。歷史是不公平的，在男權的社會裡，有時候女人再怎麼了不起，到了要發言的時候，總會有人說：「女人不要講話！」佛陀時代的比丘尼教團，就曾經受到許多長老比丘的壓制，所以有許多比丘尼大阿羅漢都不能上榜。其實羅漢有千二百五十位，甚至可能更多。不過，無論是五百羅漢、十八羅漢或十六羅漢，數字並不是最重要的，我們也只是隨順世間所謂「十八羅漢」，點到為止，增加了三位女性，以略示公平。

就是這三位女性羅漢的提名，在佛光山女性的教團裡面也有諸多意見，因為有人歡喜這個，有人歡喜那個，各有喜愛。那麼現在佛陀紀念館供奉的三尊女羅漢，第一位大概是大家都不容易懷疑的，也就是大愛道比丘尼，她是佛陀的姨母。第二位是妙賢比丘尼，她的道行也是很高的，過去曾為美麗而悲哀。每次她出去托鉢乞食，跟隨她的人總是很多，但是在她自己則是為美麗悲哀，因為她不要美麗，她要的是道。所以，我覺得她的修行是很成

功的。

總之，這一切都是假名，一切都是過去。就是佛、菩薩，我們也不必去加以分別。例如在我的信仰裡，我經常對著釋迦牟尼佛禮拜，拜什麼？拜觀世音。佛陀不是說過嗎？觀世音菩薩是「應以菩薩身得度者，即現菩薩身而為說法」、「應以佛身得度者，即現佛身而為說法」。那麼，對於佛陀、觀世音，我又何必把他們分別是這個、那個呢？甚至於我也常常對著阿彌陀佛禮拜釋迦牟尼佛。或許你會說：「這樣子做，佛菩薩會不會生氣啊？就比方我張三在這裡，你怎麼是來拜李四呢？」但是據我了解，菩薩不會生氣的，所謂「佛佛道同，光光無礙」。就如燈光，你亮你的、我亮我的，各不相妨礙。同樣的，諸佛菩薩的道，也是不相妨礙的。

提問

剛才大師講到持戒與自由，想請大師開示戒與契約的關係？

星雲大師答詞

戒是最好的管理學

戒，主要是用來管理自己。現在我們不都講管理學嗎？戒是最好的管理學，先把自己管好，才能管別人。尤其不但管自己，還要管身、管口、管心，口管得會說好話、手腳管得會做好事、心管得會存好念，那麼管理人就比較容易了。

自古以來，佛教從不和人對立，尤其和政治不對立，所以政治高層應該放心地利用佛法、利用人間佛教。人間佛教的實踐者，就好像工廠裡的工人，只管奉獻、服務，台上的人物，誰當家作主，他就擁護誰。像中國大陸過去是由胡錦濤先生領導，到了現在是習近平先生，佛教界都是一致地給予



擁護，從沒有聽過有哪一個佛教徒反對。所以，我覺得政治人物要放心，人間佛教的從事者志在弘揚佛法、淨化社會、淨化人心，不在與人搞對立；政治若能好好利用佛教，會是一個很大的力量。

說到企業與戒之間的關係。舉一個例子。過去我要傳授五戒，有一個信徒跟我說：「師父！我不能受五戒，只能受四戒，『妄語戒』我不能持。」

我就說：「為什麼你要說謊呢？」

他說：「我是開布店的，人家來跟我買布，問：『布多少錢一尺？』五塊錢一尺。再問：『褪色不褪色？』當然是說不褪色。但這是說謊啊！我若不說謊，說會褪色，他就不買我的布了啊！」

我就說：「你還是照實跟他說，五塊錢一尺的布會褪色，若要不褪色的，八塊錢的那一種不褪色。」

後來那個小布店的信徒照我的方法去做，也受了戒。甚至不出幾年，就建了大樓。為什麼？他很講信用，所謂「一等價錢一等貨」，店裡的布褪色、不褪色，都分得很清楚。所以，受戒就是有這種妙用。

提問

按照現在的趨勢，未來基督教會成為中國第一大宗教，很顯然地，傳統的宗教，也就是我們的佛教、道教會面臨一個很大的挑戰。想請問大師，您以台灣的經驗，覺得我們中國大陸，從佛教界、從政府、從整個社會，要怎麼做才能面對這個挑戰？如何讓我們的宗教、傳統文化在今天能有一個更健康的發展，對社會做出更大的貢獻？

星雲大師答詞

佛教從來沒有與政治對立

在各位學者面前，我是應該向你們求教的。說到基督教在中國的發展，無論是基督教、回教或伊斯蘭教，都有強烈的國家民族意識，都是要實踐他們的理念、理想。反之，佛教就比較溫和，不一定要實踐自己的理想，他要愛護你、對你慈悲，先人而後己。只要眾生得度，何怕自己今後不開悟呢？

所以，佛教在中國的歷史上，邪教我們是不懂，但是正當的佛教，從來沒有與政治對立、戰爭。因此我覺得，人不能少了宗教。尤其中國這麼大的土地、這麼多的人，必定需要很多辦法共同來治理這一個國家，而人間佛教就是一個很大的力量。

我只是很遺憾，那許多高階層的學者、有影響力的政治家，沒能訓練人間佛教的人才。如果今日的中國佛教能夠樹立戒律、樹立道德、改進制度、增加人才，佛教立刻就會不一樣了。我們希望國家和佛教都會更好！

提問

人間佛教在不同地區、不同民族中傳播的時候，應該怎麼處理？或者說怎麼看待人間佛教的民族性？

星雲大師答詞

社會的佛教就是人間佛教

過去的佛教是老舊的，人間佛教是未來的、現代的。講到佛教的歷史，過去的佛教是山林的，都是在深山裡面；現在的佛教，則慢慢地從深山走上社會了。我認為，社會的佛教就是人間佛教。



過去的佛教是寺廟的，你要親近佛教，就要到寺廟來；現在的佛教則是家庭的，不一定要到寺廟裡找佛教。家庭裡有佛書，大家信仰佛教、談論佛教，每一個人家都可以做布教師，都可以傳道。

過去的佛教是出家人的，要講佛教了，都要找一個出家人、找一個師父；現在不是，找一般的人，像各位學者都是老師，也都可以傳教，代佛宣揚。所以佛教不一定是出家人的佛教，它已經走到在家了，就如我剛才講的，觀世音菩薩、文殊大士都是示現在家相；因此大家要一起來護持佛教。

過去的佛教都是談玄說妙，開大座往往講得天花亂墜，卻不實用，現在的佛教講究實際，例如：他要吃飯了，哪裡有飯給他吃？他要喝水了，哪裡有水給他喝？都要能滿足人的需要。

現在大陸有一個誠信危機，就是「毒奶粉事件」。許多人因為國內出產的奶粉造假、不安全，紛紛到外國購買。其實，若能開設一間大型牛奶公司，由媽媽們來做監察人，建立全國人民的信心，讓大家對本國的產品有了信心後，再從這座工廠慢慢發展到其他分支機構，信心就都取回來了。

所以，現在山林的、寺廟的、出家的佛教已經落伍了，應該進步到社會大眾共同來發揚佛教。

提問

當代佛教發展中，還有一個是南傳佛教的發展，它在台灣、歐美地區的發展是非常迅速的。請問大師，您是怎麼看待這個問題的？那麼南傳佛教和人間佛教之間應該要有怎麼樣的對話呢？

星雲大師答詞

漢傳佛教的信仰最厚實

南傳佛教屬於小乘，是不傳教的，他們講究的是供養制度。現在中國人看到他們穿著黃色的服裝，都覺得很莊嚴，「喔，這是南傳佛教！」南傳佛教對他們來說，就只是那麼一個形象莊嚴的印象。

另外，說到藏傳佛教，喇嘛也在傳教，尤其他們當中有修行的也是有。但是他們不得基礎，一旦離開西藏到其他地方，都要靠華人、漢人的佛教來幫助他們，如果沒有了漢傳的佛教，基本上，藏傳的佛教就沒有地方去發展了。所以，目前最有力量、最有條件的還是漢傳佛教。

在中國，漢傳佛教的信仰最厚實，信仰的群眾最多，政府也最關懷。所以漢傳的佛教，在各位教授鼓勵下，我們多辦一點佛教事業，多建立制度，提升自己的學力，講究未來發展的一些辦法；那麼，佛教的復興將是指日可待的。

釋迦牟尼佛究竟在哪裡

我倒想問大家一個問題。您們研究佛教，知道釋迦牟尼佛究竟在哪裡嗎？在我出家的幾十年歲月裡，我一再為這個問題找尋答案。我八次去印度，每回在佛陀的聖地裡，總希望能找到一點佛陀的蛛絲馬跡。我曾經長跪在佛陀的金剛座下，祈願：「佛陀，您現身給我看一下嘛！」但是我從沒有找到佛陀。

甚至我經常坐飛機，在白雲飄飄的空中，希望：「佛陀啊！弟子我如此信仰您，您出現給我看一下嘛！」有時候在船上，海水滔滔，我也希望：「佛陀啊！您在大海中凌波虛度，讓我看一下嘛！」但是向各位報告，在我



出家的七十五年歲月裡，我並沒有看過佛陀的樣子。

不過，現在我要慎重地告訴大家，我已經知道佛陀在哪裡——佛陀在我的心裡，我吃飯，他跟著我吃飯；我走路，他跟著我走路。所謂「踏破鐵鞋無覓處，得來全不費功夫」，卻也花了我幾十年時間，才慢慢體會到：原來佛陀您跟我在一起啊！

其實，佛陀也都在你們的心裡。希望大家在佛道上，也可以說得出：「我終於找到了！」

中國夢·佛教夢

這一次學術會議，大家討論得很熱烈。來自日本的木村清孝教授專題講演，也說到大藏經要讓人看得懂。甚至看得懂還不夠，要能做到。希望大家從信佛、拜佛、求佛，自己發覺到要行佛，行佛的慈悲、行佛的智慧、行佛的無我、行佛的忍耐、行佛的大願，才是最重要的。

這個學術會議，我本來有心要跟隨大家從頭到尾參加，但是在天津早就定了一個我的「一筆字」展出，所以明天就要啟程到天津去。剛才當地的宣傳部部長還打電話來，要我一定趕去開幕。

在天津「一筆字」開幕之後，二十日在北京天安門邊上的國家博物館，也有個「一筆字」展出，然後再到山東大學和大家結緣。人老了，身體殘障，眼睛又看不到，沒有什麼其他的大用，能有這麼一點人家要用我的地方，也覺得人還是很幸福的。在這裡，我先向各位告個假。不過，佛光山的大家一定會好好招呼、接待你們的。也希望以後各個大學互相來往，各位有緣人能常常結合起來，成為一個力量。

最近習近平先生說要完成中國夢。中國夢是什麼夢？記得幾年前，習近

平先生在浙江做省委書記的時候，所倡建的彌勒大佛開光，我替他題了「人間彌勒」四個字。那是正在浙江舉辦的「世界佛教論壇」，我也應邀出席，當時還講了一個「五指爭大」的趣事。我說：

人的手有五根手指，大家都想要爭做老大。大拇指說：「我第一，我是老大，我頂好！」

食指不服氣，就說：「你們大家都是聽我的話的，我指向東或向西，你們就得要聽我的指揮，所以我最大！」

中指也說：「我最長、最中，你們應該聽我領導！」

無名指當然更不服氣，就說：「人們結婚的時候，金戒指、鑽石戒指都是套在我的手上，只有我這個無名指是珠光寶氣！」

小拇指不說話，大家覺得奇怪，就問：「欸！小拇指，你怎麼不講話呢？」他說：「我最小、最後、最邊，哪能跟你們比？」大家聽了小拇指的話，都紛紛讚美他：「唉唷！好謙虛喔！」

小拇指繼續說：「不過，當我們對師長、父母、聖賢、佛菩薩合掌的時候，是我和他們靠得最近的喔！」

這一次我在海南島博鰲論壇上，也以「五指爭大」的故事，告訴大家要如五指合起，成為一個拳頭，團結起來，團結就有力量，那就是一個中國夢的實現。我想，佛門並不在太多的理論上做比較，重要的是如何和諧、團結、合作，完成我們的佛教夢！

如果大家不嫌棄，以後常常到佛光山來，這裡不是哪一個個人的，每一個人都有份，你來就是你的；這是「千家寺院、百萬信徒」共成的地方，有心人都可以共有。祝福大家吉祥平安！謝謝！

（佛光山法堂書記室／整理）



編者按：2013年3月30日上午9時至11時，在南京大學中華文化研究院舉辦的「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理論實踐」學術研討會的開幕式上，星雲大師應邀發表名為〈重新估定佛學的價值〉的主題演講，闡述他關於人間佛教問題的最新的系統的思想。2013年4月15日晚上7時至9時，大師在佛光大學佛教研究中心開幕研討會「人間佛教思想談話會」上發表專題演講。今以大師兩者之演講記錄內容作整理刊出。